

往上望,老街坡势陡峭;朝下看,老街蜿蜒绵长。这是一条沿山而建的老街,一千三百多步的青石梯步,穿越了一脚踏三界的漫长时空。说不尽的川盐楚销与滚滚长江东流去的波涛,演绎了老街万里长江第一街的古老与沧桑。

沿街的房屋,不见高墙大院,错落有致的是容颜脱落的土墙老房。在街边转弯抹角的地方,破败的墙院,偶尔会响起瓦片掉落的声响,如同垂暮老人的叹息。迂回曲折的小巷,幽幽暗暗,仿佛是隔壁张二婶忧伤的暗藏。谁会想到,这小巷,也曾有过丁香女孩的悠长。只是,再也不见那莞尔一笑的羞涩姑娘。

这就是我生长的老街,狭窄的街面藏着无数流逝的时光,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贯穿我心灵的记忆仍在疯长。在默念的情怀中,我总是对自己说,看吧,这就是你祖祖辈辈用大锤、鏊子、斧头、木棒和汗水开创出来的老街。他们何时在此“开天劈地”,相关的记载其实已是一本残缺不全的传说。老街始于何年,我无法真实地看见;老街将止于何时,也是我不愿转身回望的流连。我只愿相信,老街的一梯一步,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着它们青春的美好与生命的顽强,直到融入时光的辉煌。

世间一切的存在,快和慢,长或短,只是一种相对的比较。比如,已经苍老的老街,它正在消亡,也在重新生长。新生的街面是我陌生至极的街景打造,消亡的过去是我从小熟悉的面庞。斜阳西沉

情怀老街

周康平

的时候,我遍地从生的想象,漫天的行走是忧愁与激情的光影交错;细雨飘飘,老街寂寥,木列老房,迎面相望。紧闭的木门,那是谁家门可罗雀的荒凉?我知道岁月会苍老,这场景依然让我感伤。关于老街的画面,在我记忆里那是家家户户敞开的木门,有张么妹倚门而立的笑靥;有隔壁马三娃跳起脚板的哭喊;还有对门的李娃子趴在石板缝间捉蚂蚁时口水滴答地憨笑。如今,他们在哪里?短短四十年的光景,昔日人声鼎沸的老街仿佛如筋疲力尽的行者,在清静雅静里走向了人迹罕至的荒原。儿时老街上那些熟悉的吆喝声呢,那些匆匆忙忙的脚步声呢,那些吵吵闹闹的市井之相呢,他们去了哪?那些背着背篓、提着提篮、抱着小孩赶集的热闹场景呢,那些在人群中挑担卖菜的叔叔伯伯们呢,那些沿街卖鸡卖鸭的大哥大姐们呢,还有那个总是一脸笑意的剃头匠和粗嗓门的打铁匠呢,他们又去了哪儿?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在风风雨雨的时光里,飘向了何方?何处成了他们永不再见的隐藏?

被岁月追逐的我,已是踉踉跄跄,归来的路为何铺满惆怅。乡近情更怯的话语是古人的感伤,如今成了我心境凌乱的慌张。逝者如斯夫,仿佛不再生长的老街,再也没有什么是我可寻找的歌谣。儿童相见不相识的感遇,成了老街沉默不语的脸庞。那些再也找不回的时光,唯有去唐诗宋词里寻找。走在狭长低矮的老街,我的心跳、呼吸和心中的叹息,随着烟雨迷蒙的弥漫,渐渐融入了老街空谷传音的回响。

海水(外一首)

谢子清

蔚蓝是深邃的另一张脸
忧伤渗到骨子里去

消磨石头与沙子的棱角
是她生活的绝大部分

有时也等一场彼岸的遇见
最后把眼泪流在自己心底

咸是永恒的主题
是打结的往事

中山四路

一棵树
甚至每一棵树
轻易就能掰开一段故事

那些穿旧衣的墙壁
上了年纪的窗子
老去的灯光
也千万不能小视

最好让呼吸轻微
让话语保持仰望
小心吮当一声
你的脚步
就踩中了历史

所有

龙泽平

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继续
所有的谎言都可以改写
所有的梦想都可以重来
所有的日子却难再

所有的恨都是真的
所有的爱都没完没了
所有的幸福都是别人给的
所有的烦恼都来自自己

所有说出去的话没必要收回来
所有不说的才是秘密

科普文学



编委会顾问:王合清 杨树海

编委会主任:祁美文

编委会副主任:钟红兵 马德凤

编委会成员:

王元贵 吴应俊 潘万山 陈绪安

兰立莉 黄定坤 陈学斌 谭钦芯

玉阶怨

唐·李白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知识点】

这首诗是李白写的一首宫怨诗。“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意思是一位年轻的女子伫立在玉阶上思念着心上人,罗袜被夜露浸湿也全然不知。玉阶,即用玉砌的台阶。这里的玉,其实并非真正的玉,是美好的意思。古代宫庭里的台阶往往用称作“汉白玉”的石材砌成,汉白玉也就是大理石。

【注释】

- ①罗袜:丝织的袜子。
- ②却下:放下。
- ③玲珑:指物体精巧细致。这里形容月亮。

本诗摘自《科普诗词100首》

久闻渝鄂边陲有一座残存的庄园,好奇心驱使,我来到了利川西北柏杨坝镇的大水井古建筑群。

年代久远、人事兴废,大水井已然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村庄地名。所谓古建筑群,不过是李亮清庄园和李氏宗祠两处相对完整的清代建筑。时代变迁,昔日的庄园、宗祠,早已人去房空,摇身一变,成为深山里不可多见的4A级旅游观光区。

此地原本是黄氏民居。忽一日,李廷龙、李廷凤兄弟俩从湖南岳阳乞讨过来,被善良的土家黄氏收留为义子。勤快、本分的兄弟俩入巴蜀而得天下,很快撑起了黄家一片天,接续了香火,继而改换门庭,成为李氏先祖。

眼前的李亮清庄园,即为李廷龙第五代孙李亮清旧宅,建于清代中期。建筑占地10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余平方米,共有24眼天井和170余间房屋。整座建筑条石夯基,木板墙壁,青瓦覆盖,阁楼高耸,栋宇相连,雕栏玉砌,中西合璧,算得是鄂渝边境旧时有钱人家民居建筑的经典范例。

随着并不太多的观光客,我们在朝门匾额“青莲美荫”下留影。在右侧厢房标新立异的石砌圆门边沉思。面对地面上巨大的青石碾盘,遥想当年这大主人

家门庭若市,该是飘荡着何等壮观的烟火气。然后,穿堂过室,登上庄园左侧精致的小姐绣楼,瞰远方七岳山青山巍峨,为眼前连蔓接栋的旧时庄园惊叹连连。

李氏宗祠离庄园百米之距,一座城堡式徽派建筑,建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至二十九年之间,由李廷龙四子李祖盛主持修建。建筑占地8000余平方米,建面3800余平方米,有房屋60余间。城堡呈中轴对称布局,三路三进院落。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分别为前殿、拜殿、祖宗殿。左右两路为双廊式厢房,通过天井、游廊与主体衔接。宗祠前部,为半人高纵联砌筑的条石护墙。建筑左右后三面,依山势起伏,筑有石砌城墙,并设枪眼炮孔多处。从外观看,完全就是一座森严壁垒、固若金汤的封建土皇城。

走进祠内,土家建筑物中惯常的青石板铺地、神龛、花格窗、火铺、木栏扶手,随处可见。教化后人的族规、家训及楹联、瓷嵌图案或刻于立柱板壁、或嵌于石墙,教人化贤的词语,营造出浓烈的宗法等级观念

大水井,深山里的古建奇葩

罗毅

和尊长扶幼的氛围。只不过十室九空,陈旧的木柱、木板壁、石墙基散发出丝丝腐败的气味,让后来者穿越到百年前的时光物事之中。

宗祠东北角,山墙上开门。推开厚厚石墙上的双开木门,一条石墙围护、向下延伸的甬道出现在眼前。甬道底部,隐藏着一口长方形水井。水井水质清澈,似乎仍可饮用。见证了兵荒马乱、岁月更迭的大水井,由枪打不进、炮轰不穿的高大石墙庇护,成为这座城堡的最大看点。

导游告诉我们,水井原本为祠外的自然泉眼,泉水甘甜,四季不涸,为当地“龙桥八景”之一。1930年,川军贺国祥部围攻树大招风的李氏宗祠,因城堡坚固久攻不下。贺部只得采取“围祠断水”战术,逼迫困守祠内的族长李盖五率众投降。事后,李氏最后一任族长李盖五吸取断水断粮的教训,差人修建石墙,将泉眼改建成水井,与宗祠连为一体,并亲手书写“大水井”,镌刻于墙外石上……